

六家文選

WA 35

20

27

東 京 図 書 館

貴重圖書

漢書門

文章類

別冊

八五架

二三號

三〇冊



明治十年購求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三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三

養生論一首

善曰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
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
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
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

同過此以往莫非夭

善本妄者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
往皆是大妄而死善

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此皆兩失其情

善本有試粗論之向曰兩失謂神仙天安也言失其論事夫

神仙雖目不善本作見則善本作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

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銑

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至於導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

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翰曰導攝也向曰神

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善曰天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銑曰服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

離汗流貌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之歲決獄幾

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

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蹶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

日不饑翰曰蹶然蹶憂貌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

也水將不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

逢旦不暝音名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曰暝皆言憂懼

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達旦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

豎面赤耳僅少也善曰通俗文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

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由此言

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困國無君則亂

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

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夫為稼於湯世偏

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善本無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出偏有

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

養生雖終歸於此得一養之益也漸灌也良曰誣輕也善曰稼

言種穀於湯之世貞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

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歸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

湯七年旱說文曰既灌之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

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縱也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

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於旱苗者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

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翟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

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

之害生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濟曰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

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

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而本於柔謙也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

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翰曰棲居也銑曰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

能在懷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濟曰呼吸此納謂服氣也善曰莊子曰

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善曰莊子曰夫田種

吹煦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善本有通稱也不

知區種可百餘斛善本有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

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善曰泥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

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郎侯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
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
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
瞋音名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瞋瞋也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皇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傳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瞋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
所善本有知也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善曰神農本草經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房一風來輒自相離不相牽綴樹之
皆庭使人不忍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
也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肥肉損人與猪同說文曰葷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蟲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

癭井於齒居晉而黃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善曰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菜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留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朱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唯從心善本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薰之使黃
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脆亦能變之使堅也芬之使香而無使延
哉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而世人

不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唯善本五穀是見。聲色是耽。

感玄黃耳。務淫哇。鳥佳反。向曰淫哇。樂聲也。善曰法言曰。則鄭李執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曰五穀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善本作其腸胃。味血肉

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善本作其精神。悖亂也。正

哀樂殀其平粹。夫以叢在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良曰叢

易竭之身。而外內善本作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

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其自用

甚者。濟曰言自用其性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

勸。以致之絕。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絕也。善曰素問黃帝曰有

中道天於衆難。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善曰莊

知笑悼。謂之不害持生也。向曰人皆笑之。謂其不害

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

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翰曰白謂白髮

中智以下。謂之自然。濟曰言

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銑曰中

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善曰穀梁傳荀從少覺悟咸

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

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

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縱少悟養生之事皆恨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之前是猶本

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也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由、栢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

之日而善本無爲受善本無病之始也向曰扁鵲見栢

膝理不療將深矣栢侯怒曰寡人無疾以扁鵲爲好利欲醫不病者

爲功後桓侯果疾甚使召扁鵲扁鵲逃之桓侯遂死矣故云怒扁鵲

之先見也病甚至於覺病方以爲得病之始則中智已下皆然豈預

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善曰

韓子曰扁鵲謂栢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

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更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栢侯束哲曰

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

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韋昭曰魏無栢侯新序曰扁

鵲見晉栢侯然此栢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

之理善本作治字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

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棄也亦如國家當

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馳騁常人之域故

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也濟曰馳騁猶歷觀

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

狀多同遞相證驗以自寬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縱聞養生善本作之事則

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

也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

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

志以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或益之

報者翰曰澮澮而泄之以尾閭而善本無欲坐望顯

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

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
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
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
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
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
者向曰嗜好之物且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
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
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
爭也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
而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
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
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
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
故稱猶豫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自目善本作識譬猶
目字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
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
也養生之理初與眾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善曰淮南子曰
豫章之失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

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
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脩
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
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善曰老子夫悠悠者既
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良曰悠悠者謂心遠
於此道者效驗也求
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
也善曰論語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偏恃者以不兼
無功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
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
一能成也向曰此類謂
上所述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
靜泰少私寡欲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
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
能養生也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

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銑曰厚味滋味也善
實也外物以繁心不存神氣以醇泊善本作獨著曰向
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系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
明其道著明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
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
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
白向秀曰虛其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
心則純白獨著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翰曰道生一故守
之而不亂其心不
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
理也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
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
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
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
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翰曰晞乾綏安
美泉也狀如醴酒也

以養和於物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
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
得體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
玄之又玄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
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向曰忘其
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
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若此以往恕可與美門比
失形全情復與天為一者也

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向曰美門王喬皆仙人也
固為其無有長年也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
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
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
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銑曰集林云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
立不和俗善文辭起家為沮陽令有美政

也。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

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

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故運之所隆，必生

聖明之君。善曰：聖明已見王命論。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

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

而自親。善曰：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嫌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

必和，謀之而必從。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曰：君子居則遷，與天合符。得失不

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善曰：向

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讒，故君臣道成矣。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

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

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黃河清，聖人出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

鳴，聖人出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

鳴，聖人出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

鳴，聖人出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

鳴，聖人出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

鳴，聖人出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

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滅云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彊霸蓋一人之身也

其本也其本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此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良無說陳涉今此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

言之未詳其本也

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

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

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降神生

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

善曰若詩云惟岳降神生

善曰若詩云惟岳降神生

善曰若詩云惟岳降神生

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良曰。惟

中岳也。言中岳降其神靈生申伯甫侯。作藩周室以佐國家也。申伯甫侯周之諸侯。銑曰。言爲周之羽翰以佐王室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伯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也。豈唯善

從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

善本作。始於夏庭。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餘注與李善同。秋字。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出有興主之士也。更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瘞在壇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瘞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厥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麗山下瘞仕。淄切。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向曰。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有

曹伯陽之獲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伯陽田弋之事。伯陽悅之。乃以爲政事。焉於

是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殺伯陽。此則亡曹之徵。以發於社宮也。社宮猶社稷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余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

晉而姦宋。宋人伐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

一人深目而顴。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寵而親之。使爲豎。豎後豹病。豎牛將爲亂。羣目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也。豎。官號也。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良曰。謂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至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咸皆

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銑曰。介。媒也。昔者聖人受

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

而謀。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

九十七當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

善曰。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

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及成王定鼎于本

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作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

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

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鄆。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

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凡有八世。即應

七而衰也。毛詩序曰。湯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銑曰。二霸。齊桓

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

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

漸於靈景。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

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惇誠也。靈景。周之王若末者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

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酷烈之極。積於

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

亡秦。濟曰。前此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

加之。以酷烈也。解朝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初雖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初雖

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

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

而謀。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

九十七當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

善曰。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

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及成王定鼎于本

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作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

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

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鄆。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

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凡有八世。即應

七而衰也。毛詩序曰。湯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銑曰。二霸。齊桓

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

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

漸於靈景。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

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惇誠也。靈景。周之王若末者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

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酷烈之極。積於

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

亡秦。濟曰。前此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

加之。以酷烈也。解朝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初雖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初雖

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

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

而謀。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

九十七當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

善曰。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

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及成王定鼎于本

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作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

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

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鄆。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

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凡有八世。即應

七而衰也。毛詩序曰。湯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銑曰。二霸。齊桓

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

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

漸於靈景。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

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惇誠也。靈景。周之王若末者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

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酷烈之極。積於

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

亡秦。濟曰。前此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

加之。以酷烈也。解朝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初雖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初雖

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

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

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銑曰孟孫

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

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善曰周易子曰君

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

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希聖之馬亦

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希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

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於

善本作于字溺而不可

援也。善本無也字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

良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

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弱則援之

道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

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以仲尼

栗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向曰孔子之楚昭王將以七百里

壤而賢弟子佐之必非楚之福也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

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

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

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音類翰曰桓魋

孔子故云取讎也善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銑曰孟孫

二子體法

善曰周易子曰君

子知幾其神乎

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

法言曰希聖之

馬亦驥之乘希

顏之人亦顏之

徒也顏嘗希夫

子矣李軌曰希

聖也言顏回嘗

望孔子也禮含

文嘉曰從容中

道陰陽度行也

天下卒至於

善本作于字

溺而不可

援也善本無也

字夫以仲尼之

才也而器不周

於魯衛

道濟天下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多見其下

知量也

清萬物而

道濟天下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多見其下

知量也

清萬物而

道濟天下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多見其下

知量也

清萬物而

道濟天下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

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

綸於俗善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

地之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善曰經曰孝悌之志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

得其主而運不合也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區區

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善曰區區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

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善曰蠻謂蔡

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

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

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銑曰子思孔子之

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

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

不用此運命也希聖也封厚也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

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

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

耳體以喻德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

桑上疏曰三事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善

有雖造猶有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

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結駟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

也善曰或無雖造門三字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善

有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良曰子夏之道雖近

升於堂上而未入深室言其未得夫子之深道也濟曰孔子卒後

子夏告老而歸魏文侯以師事也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人肅然歸

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

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

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故曰治亂

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善本作君子區

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

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

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在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壘言義曰屈原赴湘故

曰相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蓋在乎樂天知命矣。

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屈損也。言

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運命之理也。善曰漢

書孫寶曰道不可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善曰失位則可

忠義之名守之如一。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

不可失也。奪失也。

斯為淵焉。銑曰水流曰川水深曰淵。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

命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淮南子曰

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

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

潤溽暑鄭玄云體清以洗物不辭。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

濟物不傷其於字。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

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是以聖

人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案式甚。是以聖

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

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也。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良曰闕看盛衰以聲也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

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履而遺之也善曰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

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

色善本作色字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眡眡

摸然自以為得矣銑曰眡眡驕詐貌善曰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如逐勢變通族皆誅也關龍逢諫桀殺之比干諫紂殺焉飛廉惡來並紂之左右諂佞人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善曰子貢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倫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使月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鑄鏹鏹鏹向曰伍子胥吳之賢臣以忠諫而吳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諂佞以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屬鏹劍名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凡之罪也乃殺費蓋譏汲黯之白首

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向曰伍子胥吳之賢臣以忠諫而吳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諂佞以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屬鏹劍名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凡之罪也乃殺費蓋譏汲黯之白首

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於王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銑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理天

子召為主爵都尉而邪佞之人譏笑其髮白而守此位不作邪佞以求大榮也漢武帝時邪佞之徒上書言張湯陰事張湯自殺湯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人言而死何厚葬之為也遂載以牛車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盡誅邪佞之徒言後之佞臣不懲戒此牛車以發禍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回欺使使傳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人言而死何厚葬之為也遂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 謂折挫也 **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良曰跋躓謂折挫也 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 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餘注與臣同 **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凡人之所**

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

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

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諸侯之臣入朝天子則稱陪臣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

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

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

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楊雄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閒然不喧雜也 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又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必**

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而無道也顏回原憲孔子弟子皆清約守節貧而樂道者也四馬曰駟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

公負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駟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水** 善本無水字 **者不過**

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齊曰。人之爲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灑。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善曰。相

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知江海之深也。焉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善本作于字史策。毀

譽流於千載。災善本作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

鬼神。固可畏也。良曰。灼。明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

曰。灼。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翰曰。言人爲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爲娛

乎。言不可也。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娛。耳目之娛。璧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

下之貨畢陳矣。向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善曰。孔叢子。孔子歌

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師也。寒。寒。寒。而涉汶

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銑曰。寒。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

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推直。善本作如雲言多也。推。追。善本作而守教使海陵之倉。則山

坻之積在前矣。翰曰。推。追。以駸向後。爲駸。蓋南人爲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

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教。使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善曰。漢書曰。尉他。魼。結。服。虔。曰。魼。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魼。魼。後

垂也。魼。即。騶。字也。于。正文引。此而爲。騶。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教。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

孫。之。使。如。坻。如。京。毛。萇。傳。曰。京。丘。也。鄭。立。曰。使。露。積。穀。也。插。楚。甲。切。善。在。而。登。鍾。山。藍

田之上。則夜光璫。余璫。煩之珍。可觀矣。向曰。枉。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璫。璫。美。玉。名。也。善曰。爾雅曰。扱。衽。曰。撫。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

王。范。子。計。然。曰。王。英。出。藍。田。許。慎。注。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璫。璫。斂。杜。預。曰。璫。璫。美

也。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

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

二又選五十三卷

美甚為衆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受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當其大寶高誘曰。當愛也。實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六疾待。善本作其前。五刑隨其後。良曰。六豐生而不滅也。六疾待。善本作其前。五刑隨其後。良曰。六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宮割。臍大辟也。言其為邪譴而五刑常隨後也。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足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無及此。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濟曰。言邪使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能見親疎。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善曰。言奔競之倫。敗禍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淮南子曰。古之

其欲也。為天下掩衆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

以利冒其官也。翰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

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

恥能治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得官位也。原乎天人之性。核

乎邪正之分。銑曰。原本也。核考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良曰。言

此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

後義者辱也故君子舍彼取此濟曰捨彼邪佚之道取此忠正之

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

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

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也璣琬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還其

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

時各異而志節不改善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

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

尚書曰璣琬璣王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

轉者馬融曰璣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

事於斯矣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燕安翼敬也老

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善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

敬也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

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

辨亡論上下二首

陸士衡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良曰御理也善曰姦臣謂董卓

法言曰上失其政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

室遂卑濟曰弛廢紊亂也善曰答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劇

於是羣雄鋒善本駭義兵四合善曰廣雅

發荆南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

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權略紛紛忠勇伯也至南陽眾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威稜則夷羿五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古獲切

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眾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眾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已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

遂掃清宗枋補蒸裡皇

祖翰曰堅入洛掃灑絜清漢氏之宗廟以致祭祀皇祖謂漢祖也宗枋宗廟也蒸裡祭祀也善曰毛詩曰祝祭于枋毛萇傳曰枋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時雲興之將帶州風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風起言也帶州跨邑多而勇也師兵師

言天下皆是哮呼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翰曰哮嘯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善曰毛詩曰進厥武且闕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雖兵以義合同盟勗力然皆也

藏禍阻兵怙亂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勗力以逆阻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

或師無謀律喪威稜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熱可取之敵也稜

此其著者也銳曰言群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武

烈既沒長沙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良曰沒死也長沙相

王謂孫策也權即位追謚曰長沙相王也年二十曰弱冠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衆敵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

間神兵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

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善曰左氏傳隨武

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代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良曰脩師謂理兵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克國贊曰喻以威德也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

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善曰

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

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

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善本江上江

東蓋多士矣銑曰言張昭周瑜來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

多賢士而來也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翰曰鉏除也干亂

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夷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雲謀襲許

迎漢帝繫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

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羅駟

達旨曰攀台挾天子以今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向

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欲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

正也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

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戎車旣次群凶側目

伍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

成大業而死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范曄後漢

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用

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善本作
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良曰大皇帝謂
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
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 翰曰咨
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 善曰吳志曰權薨謚
曰大皇帝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
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
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節儉時咨俊茂好謀善斷銑曰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
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 善
曰尚書帝曰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東帛旅
於丘園旌命交乎善本作塗巷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
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間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
之為君信也塗道也 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交孟子曰夫
招士以旌大夫以旌謝承後
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
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
希光而景稽異人輻湊猛士如林銑曰天下豪彥志
士賢人聞吳用賢

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隨形也故奇異之
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景影驚
馳也 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
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
於是張昭為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
為腹心出作股肱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
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傳之禮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
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赴赴武夫公
侯腹心尚書曰
汝子冀作腹心脊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
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
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
遷湯冠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
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
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
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西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
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

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子欲宣力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善曰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矣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謝有政事則顧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

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楊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矣志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

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楊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矣志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績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友吳郡人也惠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諫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珩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張老延君譽于四方協德濟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數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王命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

江人也累有功效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

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

補過向曰補君之過也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

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

欲殺之威怒甚盛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

哀職有闕惟仲山謀無遺謂與舉不失策良曰謂智也

南補之能補過也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

與天下爭衡矣善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魏氏嘗善本作藉戰勝之威

率百萬之師魏氏曹操也善曰漢書浮鄧塞去之

舟下漢陰之眾魏氏曹操也善曰漢書浮鄧塞去之

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羽楫

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言無行

羅者以萬計周易曰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向曰銳利也五百

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向曰銳利也五百

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謨臣盈室武將

善曰季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也謨臣盈室武將

連衡良曰衡車軛也言連車軛者多也善曰包咸論喟然有

吞江滸古忽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

黜之赤壁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并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

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吳

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

公軍破退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向曰喪失也轍車

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遁逃也善曰

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

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

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向曰漢

王謂劉

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代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
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
伐吳備登馬鞏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劉備相
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鞏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
軍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絕命善曰蜀志曰孫權襲
殺關羽取荊州先王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
主軍遂奔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殂于永安宮善曰蜀志曰備登
馬鞏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續
以濡湏之寇臨川摧銳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湏
也曹公懼而退走也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湏作油船蓬龍
夜渡州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也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
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
曰登蓬籠而下墮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四
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如財匱曰濟
賈之也而吳莞善本作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
氏乞盟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
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善曰論語曰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貌左
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
號鼎時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曰銑
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時足也屠裂也
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矣水涯也善曰方
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
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東包
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百越地名括運也表外也
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
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鬼愁三
王之樂銑曰八代之禮謂三皇五帝也鬼閱也三王謂夏殷周
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鬼閱也
鬼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善曰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也尚書曰頒瑞於羣后典虎臣毅卒循江而守良曰虎臣
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言猛也毅
卒言勇也循依也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之長棘勁



殺望風而奮殺望風而奮也。望風而奮，風動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奮，風動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奮，風動也。奮，振動也。

也說文曰：銳，銳有鐔也。亦曰：銳，銳有鐔也。亦曰：銳，銳有鐔也。亦曰：銳，銳有鐔也。亦曰：銳，銳有鐔也。

下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曰：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

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介，行人也。撫巡外域，言風教及遠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亦不使一介行人，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

於外閑。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王府之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起，曰

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押至，輪

由軒騁於南荒，衝朝萌息於朔野。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朝，兵車也。息於朔野，謂不用兵戈也。

善曰：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輔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

征，衝朝閑閑，字略作輶樓也。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

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善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束也。而帝業固矣。

帝業之堅固也。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

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

也。大皇既沒，幼主泣朝，茲回肆虐，景皇聿興。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大皇，權也。幼主，謂孫亮也。泣，臨也。回，邪肆也。景皇，聿興也。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茲回

南都賦曰：休，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琳使

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夷。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之良主也。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度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善曰：周禮曰：天子之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耀於內府。

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

尚晉封為歸命侯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

凱以塞謬盡規善曰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興

慎以威重顯善曰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興

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

固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孟宗丁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
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也
濟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

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善曰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更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齊西之隊向

楚子圍宋九月不克遂築室反耕以守之宋乃降燕昭王使樂毅將兵及與韓魏楚趙之兵以伐齊破齊於濟西也隊謂兵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更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

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祖牒切于寶

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

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

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良曰曹劉

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

銑曰向時之師謂晉軍也曩日之眾謂曹劉也言晉之師不如昔日

曹劉之眾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

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阻險善本作

險阻字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

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

法且吳阻險之間尚示未改然昔者曹劉之眾勝於晉兵而吳終成

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

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

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善曰符猶法也廣雅曰貿易也說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辨卿與子敬便在別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

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策善本有**豐功臣**
濟曰卑其宮室薄其飲食也非薄也向曰披張也

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
善曰論語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

蒙險而效善本作命
善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也士燮爲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質**高張公之德而**

省游田之娛
向曰張公謂昭也
善曰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

曰年少慮事不遠**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
善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者
善曰陸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

而作三爵之誓
良曰權會羣臣權自行酒虞翻揚醉而伏權欲殺之劉基諫而止乃勅戒左右曰自今已後醉後言殺者勿殺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
善曰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

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
齊曰子明呂蒙字也呂蒙有疾權壁瞻視之見其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寢不安也屏氣跼蹐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蹐緩行也伺謂伺候也向曰將軍凌統卒權聞之哀不自止統有二子權內養於宮中與權子同分滋味減其甘美之食以育養也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廡所以療護者萬方募邦內有愈蒙者賜金千斤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處也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與劉備相通權曰吾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之不負子瑜矣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之不負子瑜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謀
善本作志
士咸得肆力
翰曰肆用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謀謀也又曰肆陳也
不厭區區者也
良曰厭安也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故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詭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異方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言曰獸安也於豔切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
如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慊不足也善曰漢書文帝曰愛及中
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
善本作粗脩字
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者粗得增脩也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
亦足以為政矣
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
謂兵也銑曰練謂習戰事

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
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濟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
其封域謂疆界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向曰御理也善曰陳琳為曹
洪興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
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
則可以善本有以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善本有也字善曰左氏傳北
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存亡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何則其郊

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長轂兵車也善曰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
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眾無施用也善曰詩曰元舳舻逐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切翰曰軸舳舻也艦戰舫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艦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
勢然也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善曰蛇鬪以首尾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
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
御其變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惣名也善曰戰
天子惣群議善本作詎字而咨之大司馬陸

公善本更有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

可遏之理銑曰天子謂權也摠集也咨問也濟曰陸公謂抗

派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

就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替我也將

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銑曰言

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楊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

善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速步闡之亂

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弊以誘群蠻翰曰西陵督步

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

遺中庶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

導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公

江東下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已亡機仕於晉故云大

害如襟帶束縛也又以蜀中兵公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

意也善曰雲翔言眾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

北據東坑苦衡切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善曰東坑

之北其地並存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踞跡待

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并

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遁

逃也喪失師眾也太半言疆半也銑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

虜於君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

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猷率水軍詣建平荆州

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猷身率三軍

半

還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亂等引
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
濮還師歸國獻俘授戟杜預
曰獻楚俘于廟傳即因也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善曰孟子
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自是烽燧罕警
封域寡虞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陸
公沒而潛謀北吳豐深而六師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
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取釁日深而六軍於
是警駭也兆始也善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
未盛乎曩日之師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夫太康之役衆
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
者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
之難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時
謂蜀魏也善曰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
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
出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不其然與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
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
不如此也善曰詩大雅文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
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向曰玄謂大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
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
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
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
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
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善
曰周易坎卦之辭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
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
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
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
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
參合所以參而顛其所參則惑矣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

孫卿所謂捨

善本作舍字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

夫四州

之氓

善本作萌字

非無衆也

大江之南非之俊也

齊曰四州

荆楊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劉利之器

易用也

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

禍邁

善本有者字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邁及也用

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

和寬

善本作人字

冲以誘俊又

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

愛

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也士又謂百姓也

是以前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

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善曰孝經鉤命史

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予黎元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

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

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微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秀漸漸曰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乃

志動心悲周大夫行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

將朝周過殷之故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

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四

五等諸侯論一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事也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議曰以俟後聖

也垂基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茅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

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

之敝行而不改也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

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

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

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華淺五等製立郡縣得失成

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是以其

詳可得而言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

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翰曰曠遠也善

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

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濟曰天子任重

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立建五長所以弘

其制也良曰五長即五等也善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

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

銑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

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

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向曰宗

漢所謂磐石之宗也又有以見綏

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翰曰綏安御理也善曰大方

力者欲桑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濟曰是人

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

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安

上在乎善本作悅下為已在乎利人良曰安上謂安

君王也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

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

悅以使人人善本作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

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作利之利無也宗銑曰

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

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之者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不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

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

與之共害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政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

故諸侯饗善本作享字食土之實萬國受土及之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善曰論語子

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良曰九服天下

是乎結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

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彊暴也故彊毅

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善本作士字無所寄

霸王之志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本以霸王道雜也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

則天子皆安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王尊賴羣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



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四體辭難而心

營力獲之善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蓋善本無三

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蓋善本無三

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

者侯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

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敝善本從理所固有教之

廢興繫乎其人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善曰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善曰言法不

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雅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敝善本從於彊禦厚下

之典漏於末折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

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

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

標實殺曼伯宋蕭辜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邁自三季翰曰邁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彊者侵弱此舉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善曰言

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邁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

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陵夷之禍終于七

雄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也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

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昔者成湯親昭夏后之鑒

公旦目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善曰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

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

之體。善本作禮字。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禮字。善本作禮字。善曰。禮字。善本作禮字。

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

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

之也。小雅曰。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向曰。言

封畛界疆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向曰。言

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

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善曰。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

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善本

字。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

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

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

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

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善曰。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是以經

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

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有也。字良曰。是以理國之初

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

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善曰。毛詩曰。經

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故國憂

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

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善曰。左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

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字。積其敝。善本敝上無其

卑。善曰。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

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

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

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

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

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

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

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

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言以力滅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子者，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也。況其國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斷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存，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國慶獨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善本作。饗其利，王憂莫與共害。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王憂臣辱。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修暴虐，則顛沛之豐實，由不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

之敗。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本作萬字。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楊雄連珠曰：然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向曰：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桓公自美已彊也。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故彊晉收其請，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銑曰：晉侯朝王，請隧，不許。謂請掘地通隧，為王葬之禮也。收，用也。圖，謀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示盛欲偏周而取天下。善曰：左氏傳：晉侯

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三千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號澤哉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霸西大澤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善曰假使秦能共敝而善本無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假使秦能

侯王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

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

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銑曰賈誼上書云時式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善注同七子衝其漏網善曰勢

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

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

趙王遂濟南王瑩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彊

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彊

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立入匈奴

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

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善曰皇祖謂高祖也夷傷也

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黔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泰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繁也
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然呂氏善曰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為侯而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臣皆外顧迎代王立之代王疑欲不從宋昌畫策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長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今大臣以王賢聖仁孝故迎大王王勿疑也代王乃之長安即皇帝位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王勿疑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善

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眦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為新都侯也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壑家之宿侯
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諫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
僅及數世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
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

言一夫為亂而城地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在周
援故也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也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命謂棄

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為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
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

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官近於

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

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土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

我實能使狄遂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鄭處于汜杜

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

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

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閭閭嗣王委其九鼎

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

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征也鼓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濟曰鉦金聲也

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

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善曰傳玄王郁賦曰魏巍絳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

也覃延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

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善曰毛詩曰覃及思方毛萇曰覃延也

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是以厲宣善本作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王無道

出奔而厲王太子匿於召公家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後

厲王崩于奔所二相立太子是為宣王此則諸侯之援也襄王避子

頹之難奔鄭伯納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振起也善

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

伐王城殺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

侯辭秦師而正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

杜預曰叔帶襄
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闥
暫擾而四海已沸

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暫亂而
四海已沸也階闥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
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遠惟王莽篡逆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
之志歟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
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蓋遠績屈於時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英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
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

所見挫折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
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
阮禹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自扼腕中

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
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

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舍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鳩合同志以謀王室
銑曰鳩集也善曰漢書曰王莽居
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橫結謀舉義

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
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

下皆市人
濟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善曰漢書曰

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有寵
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衆也

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鬪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
先定其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
帝族也善曰文

善曰文

善曰文

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善曰漢書曰莽聞翟

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善曰唐子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昏王

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

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

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翰曰千里

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

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通相防制故無所容

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

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或衰陵百度自勃善本從心翰

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勑亂也善曰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之吏以貨准

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

羣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

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

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理善曰民安

已受其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

曰忠信者所以自爲。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銑曰希少也。言少能進取者所以爲人也。及此事也。善曰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良曰銳利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銑猶疾也。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濟曰憚懼也。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善曰安民譽遲。不善侵之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善本有也字。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向曰此郡縣長所爲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也。善曰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爲上無苟且之

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善曰漢書王嘉上

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過有深淺

向曰言使諸郡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

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探

一理貫

良曰八代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

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衆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秦漢之典殆可以一

言蔽矣

濟曰秦弃先王之道漢封土地之大廣皆可一言蔽之也。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

并序善曰劉璠梁典曰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善曰孝標植根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一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向曰主上謂梁武帝也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

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展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銑曰赤墀天子所居善曰漢書博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士之窮

通無非命也

善曰莊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善本無爾字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邁今實海

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善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

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此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于卜祝之間也而官止

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善曰司馬遷曰天之報善人何如哉然則字高才而無貴仕饔飧而居大

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饔飧故性命之道

窮通之數天閼焉紛綸莫知其辨

良曰天謂年壽不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所論之者甚多也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

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所論之者甚多也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

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
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
天折關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時鄭玄儀
禮注曰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
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
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
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
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
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
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
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蚤天盜跖日
殺不辜所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至
於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
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善曰七略鷦
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鷦冠故曰鷦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
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
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饒饒交喧

善本作咋阻異端斯起銑曰饒饒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見
謹字可左氏每與求教爭此二義常饒饒謹咋謹
音調索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濟曰李蕭遠作
根而不通其條流也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云未
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
作致命由已論言吉嘗試言之曰翰曰事在冥昧理不可定故
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云試言之善曰莊子曰請
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
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其性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汜
物而不爲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待
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
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
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
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
不知何爲得所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
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
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
而非其力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
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
也莊子有吾謂叔連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
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
沉浮交錯庶類混成之志翰曰亭毒均養也度劉殺也皆任自然也善曰老子曰亭
功相曰受夷我農墜之深淵善本作泉非其怒升之霄
漢非其悅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
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
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
一化而不易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
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平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
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化而不易
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
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
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于
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良曰冥昧
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善曰祖洽之論命曰存亡
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鬼
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
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
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翰曰共工
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
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
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
卑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
強者也短則不可緩
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向曰言人命短者
不可緩運於寸陰

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簾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 至德未能踰

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

石 銑曰放勳堯也浩浩襄陵謂洪水也天乙湯也焦金流石謂大旱也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其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告浩滔天更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文公嘆其尾宣尼絕其糧 良曰文公周公胡載嘆其尾嘆跲也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 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嘆其尾毛萇曰躓跲也躓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顏

回敗其叢蘭耕歌其芣 善曰薛君曰芣苢澤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芣苢薄言

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善曰薛君曰芣苢澤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夷叔斃淑媛之

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子輿孟軻字也魯平公欲造孟子之所平公嬖人臧倉毀之或人來告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何能使吾

不遇乎訴毀也 善曰崔瑗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沒仲

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取請公曰將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君無見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剋告君將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使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善曰天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焉 至乃伍員浮

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向曰伍員吳賢臣也吳王不用其言乃賜死以鴟夷

之革浮其屍於江中三閭大夫謂屈原也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騷欽弟楚之湘壘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壘屈原赴湘死故曰壘賈

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銑曰賈大夫

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

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向曰桓譚字君山仕後漢世祖為議郎天子使其決讞書譚曰臣不識讞書上怒欲斬之譚叩頭流血出補六安太守在道病而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讞汝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讞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其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馮敬通鳳起摧迅翻於屈穴馮敬

通少有倜儻之志。漢明帝以為才過其實。抑而不用。鳳起喻賢德也。摧迅翻謂帝不用也。鳳鳥濯羽弱水暮宿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倜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失志以事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賢遭其時難或有風所從出。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尼之隱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竝一時秀士也。良曰近世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璉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璉君切璉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向曰揚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故時之諸儒謂之為關西孔子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又禮記有儒行篇

又禮記有儒行篇

竦不雜風塵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善曰范曄後

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容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

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善曰周易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殂落死也兩賢則顯也言因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銑曰五金所

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韞謂懷藏也善曰毛詩曰追琢

其竟金玉其相毛長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弃

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翰

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

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善曰楚辭曰

願微幸而有待今宿莽與檿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檿蜀文曰

腦塗中原膏夜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阜隸賤也容成公彭祖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曰阜隸與

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駿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

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

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秦論皇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

來弔曰何以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

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

曰敦洽鑄麋推頰廣顏色如洛楮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翰曰言

醜而有德也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善

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

託宿於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其斯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體命善本作然命體
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或不
善本無而字
召自來或因人以濟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善本作密微寂寥
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言運命出於無窮
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鷄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玄賦曰此變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蛇不可一塗驗筆琴不
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必
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

百官以司職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
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
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
此焉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
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
人之所以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善本作龍字亂在
御萬物也
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銑曰龍躍謂欲
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
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
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善曰成湯武王也周
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
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
三神曰予既沉湎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
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視彭韓之豹變謂執其猛致
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韓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
其猛而有文也驚執也言有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
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

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降類是黃帝之形貌也
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曰
張裕善相術每鏡鏡視面自知刑死也濟曰楚恭王有子五人無
嫡以立之乃析神請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密以壁理致於祭所之
庭令諸子當壁而拜者神所以立也而諸子皆遠之平王弱抱入而
拜之拜處皆壁於壁之紐紐壁上鼻也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晚
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
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
人主社稷乃徧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
理壁於大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入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再拜皆厭紐也
鬱興王之瑞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
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向曰漢
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
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
如蓋也鬱氣威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
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者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
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形雲書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實諫民皆北發於前期

渙汗於後葉

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若謂馬

貌虎奮尺劍

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

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

宮也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

孔安國曰虎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

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

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莫空桑之里變成

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

煇父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

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文曰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

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果沒為湖人悲化為魚鼈

趙士沸聲如

善本作

雷震

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言項羽殺漢兵於睢水之上睢水為之

楚師屠漢卒

睢

惟

河鯁其流

秦人坑

不流蓋死者填之也。翰曰：秦將白起坑趙降兵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也。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將彭越，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萌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也。火炎崑崙，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扣伊顏之殆庶焉。能元善本之哉，其蔽三也。向曰：礫瓦也。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夏，子夏有文學，伊尹、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鴈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更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銑曰：類，瑕也。璜，美玉也。考，猶不平也。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萌也。故崔駰死，善本亭伯死。

於縣長長卿

善本作相如

卒於園令

翰曰：崔駰為長安令，司馬長卿為文園令。善曰：漢書曰：崔駰為長安令，司馬長卿為文園令。

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寶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

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湫苦死。

霜露其為詬，呼取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

列五鼎，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銑曰：詬，病也。翰曰：主父偃後為齊相，公孫弘後為御史大夫，貴士開東閣，以待客禮。

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

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
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
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訴取也電照風行聲
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曰將軍嚮者經度處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將榮悴
秋閭忠諫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
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
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夫虎嘯風
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
曰風馳
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舜也元凱八元八凱也辛受紂也飛廉
紂之讒臣也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瞍檮杌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伯熊
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

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然則天下
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善人少惡人多閻王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

梟鸞不接翼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梟惡鳥也鸞神鳥也
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鵑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

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
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
鳳之不與梟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曉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是

使渾敦本棖杌九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

容庭堅耕耘於嚴石之下良曰渾敦棖杌不才子也踵武
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

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善
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人謂之檇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
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
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誠其節耕於巖谷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及也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冥安鳩毒

良曰信心懷惡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傳晉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上注曰蒸下注曰報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

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丘之野誅鑿齒於疇華之澤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冥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鸞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屑乘間電發

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屑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

之徒也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蕩毛萇曰極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虜書啓曰息沸屑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屑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

遂覆湮洛傾五

都

善曰東京賦曰汧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寶晉紀愍帝詔曰羣和作逆傾盪五都居先王之桑梓

竊名號於中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徒中縣之人南方三郡與三皇競其民善本作黎五

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文寧

熾充物神州

良曰物滿也神州中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虛賦曰充物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

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

蔽六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汨亂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

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銑曰賦布也

善曰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本善

有也字善曰相範世要論曰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結 卦 中庸在於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

明又心不愚暗結生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

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結止也胡

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是以素絲無恒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

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互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

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天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

節隱晉書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

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良曰楚穆王成王子也初

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死穆王乃立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

立王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

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仲

弑擊子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令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斯則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本無或以鬼神害

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宋公二言

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

置於腹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

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

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善注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翰

殷時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而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而四海雲

來千里雨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准

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奏千里之

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向曰謂宋公殷

也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洽合也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

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

也合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善

也銑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壤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令門高太

令得駟馬高蓋出入焉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果

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母見其

刑罰多乃謂延年曰不聞仁愛專以立威此豈爲人父母意哉我當

老矣不忍見汝被戮我東歸掃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敗

而被誅也善曰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

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

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若使善本作仁而無報奚爲脩善

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定之辭也良曰仁道陰德必有所報若

平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修

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

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庭激過之辭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翰曰婉柔也濟曰河

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漢之水深廣善曰此

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

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向曰聖性靈也。急癩窮至也。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癩癩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立教也。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鳳鳥不至。言命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善曰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本有其字。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向曰理之真味。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毛萇詩傳曰。蟬蟪蛄。路。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荆昭德音。丹雲不卷。濟曰。荆昭楚昭王也。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此妖異也。楚人請移於令尹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是則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減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

天諸有罪受罰。又周宣祈雨。珪璧斯罄。良曰。周宣王。大旱。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也。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勛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延年殘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曰勛華已見上文。延年殲獷。猛。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本無暴字。向曰。獷惡也。嚴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善曰說文曰。獷。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也。蕩蕩上帝。豈如是乎。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善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世其善不改也。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曰。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

梁進芻楚衣狐貉鶴襲冰紈向曰梁米也牛馬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黍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

小人善本作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清

所必須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

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

智力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

神器有命不可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

不感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瑤臺夏屋不能悅

其神向曰夏大屋也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

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土室編蓬已不充

屈善本作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

充訕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豈有

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翰曰史公司馬遷也董相董仲舒

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有此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

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

相董仲舒也仲舒

集有士不遇賦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四

貴 5
30
44

卷之十四

